

2810

卷二 文 史 資料



第一輯

# 武威文史资料

第一辑



政协甘肃省武威市委员会  
学习宣传文史青年妇女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责任编辑：徐光明 王寿天 谢俊  
编辑：张志春 张兆明 申录德  
封面设计：丁二兵  
封底  
校对：张志春 王兆麒 申录德

## 武威文史资料

第 一 辑

政协武威市委员会 学习宣传文 委员会编  
史青年妇女

武威市印刷厂印刷

1989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 约12万字

准印证号：甘肃省内部图书准印证

甘肃出055字总024号（89）005号

工本费：2.80元

## 前 言

文史资料工作是三十年前周恩来总理倡导建立起来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人民政协工作中有重要地位，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惠及后世的工作。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存史，而且从中鉴往知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并教育后代。

市政协自一九八〇年恢复工作以来，在历届政协委员会的重视下，承蒙热心文史资料工作的老委员、老前辈以及社会各界有关人士的支持，陆续撰写了他们亲历、亲见、亲闻的，并有一定历史参考价值的史料，这些史料中有的我们从有关书刊搜集。由于各方面的条件所限未能及时编印成册。今年以来，市政协正式组建了“学习宣传文史青年妇女委员会”，并指定专人负责史料编辑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政协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积极努力，将部分资料选编成《武威文史资料》第一辑，正式刊印。

在此书编审过程中，得到了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省政府参事、省地方志编纂委员权少文老先生的亲自审阅和西北师大教授李鼎文先生的热情指导。在此，我们表示衷心致谢！并对支持关心这一工作的政协委员和供稿的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致意！同时，我们也真诚希望：凡了解熟悉武威近、现代历史，特别是了解熟悉解放以后武威经济建设、科技、教育、文

化、民族、宗教、社会等各方面史实（包括图片、日记、笔记、函电等原始资料）的各界人士、社会贤达，本着“求实、存真”的原则，将亲历、亲见、亲闻的各种史料不限篇幅，不拘体裁，秉笔直书，踊跃撰稿。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编辑经验，难免有舛误和疏失的地方，恳切希望读者指正。

政协武威市委员会学习宣传文史青年妇女委员会

1989.12.15

## 目 录

- 前言····· ( 1 )
- 清代学者张澍对修志的建树·····王桂云 ( 1 )
- 张介侯先生年谱·····冯国瑞 ( 31 )
- 记《续通鉴纪事本末》作者李云章、李叔坚·····权少文 ( 100 )
- 记李云章、李叔坚先生二、三事·····李鼎文 ( 104 )
- 牛鉴和河南人民与鸦片战争·····陈昭 ( 113 )
- 张介侯先生轶闻·····于竹山 ( 115 )
- 清末武威义士陆富基·····田多淑 ( 121 )
- “三·一八”惨案李闵学烈士记·····于竹山 ( 123 )
- 一九二七年的凉州大地震·····贺凤梧 ( 128 )
- 《一九二七年的凉州大地震》一文的订正·····党寿山 ( 133 )
- 凉州事变的回忆·····刘仲由 ( 135 )
- 凉州事变与马廷勳·····马培清 ( 145 )
- 洪帮在武威的始末·····张百川 ( 164 )
- 五十年来武威田粮赋税变迁史·····潘若清 ( 174 )
- 凉州王蛤蟆膏药·····邵承德 ( 185 )
- 漫话满族风情·····赵国珍 ( 188 )
- “西安事变”前后的《河西日报》·····潘若清 ( 190 )

武威汉墓出土的“王杖”及“王杖诏令册”	党寿山 (193)
武威唐碑发现记	于竹山 (195)
古代凉州的歌舞	李德文 (198)
凉州贤孝简介	杨生祥 (206)
武威师范今昔谈	高亢宗 (208)
解放前的武威青云中学	王希轩 (214)
武威天梯书院到和平街小学	陆嘉珺 (220)
解放前武威城区的小学教育	陈自富 (225)
著名中医李膺基	邵袭德 (232)
名老中医权爱棠	邵袭德 (233)

## 清代学者张澍对修志的建树

王 桂 云

清代学者张澍，术业渊博，方志之学，尤号专门，修志建树颇著。其修志活动遍及冀、川、贵、鄂、湘、赣与其家乡陕、甘等地，均有其修志之豪举。

张澍，字伯渝、时霖，号寿谷，号介侯、介白、鸠民。甘肃武威人，后定居西安。生于清乾隆四十六年<sup>①</sup>，卒于道光二十七年。少有才华，年甫十四<sup>②</sup>，即举乡试，嘉庆四年成进士，年仅十八<sup>③</sup>。选翰林院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后改任贵州玉屏与道义、江西永新、湖南泸溪<sup>④</sup>、四川屏山、南溪、大足、铜梁等县知县，并任临江通判等职<sup>⑤</sup>。著述宏富，誉为凉州之魁杰。著有《养素堂文集》三十六卷（下简称《文集》）、《养素堂诗梁》二十六卷、《说文引经考证》、《诗小序翼》等。从其《养素堂文集》里，可窥其学问造诣之深。是集卷三、卷四皆其所辑述诸书之序，凡四十二种，可以想象其术业之博。方志之学、姓氏之学、词章之学、金石之学、朴学、郑学，澍独能崛起一隅，博涉多通，以与并世诸建相颉颃。

是集卷十七《茂学篇》、《释衣篇》；卷二十九《六马说》等，皆为极有用文字。是集为澍手定，以赋居前，次以序、记、考、辨、书、启、论、议、书碑、碑铭、传、墓表、谏、铭、赞



颂、箴、祝祭之属。而以说经解字之文居末。顾澐文稿之未刊者犹夥。其残存多为外人攫去。北京图书馆藏有养素堂未刊文稿影本一册，即自巴黎图书馆拍照取归者，盖皆当日澐自汰弃不欲入集者。澐治政喜以志书为龟鉴，参与修志实践活动较突出。

张澐把方志看成“资治之书”，治政喜以县志为“龟鉴”。地方志保存了各地大量的自然和社会的资料。通过方志去了解各地情况，决定政策措施，以实现其维护统治的目的。如觉志书简陋，或长期失修，必欲重修。所到之处，多有修志之举，对志事勤勉热心，其主修《大足县志》，“挑灯乃得成稿”。大足县在今四川省。《〔嘉庆〕大足县志》八卷，张澐手稿本现藏于台湾，有清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又有道光十六年（1836）王松增补本。卷首有王松（增补本）序，张澐（重修本）序，赵时（张澐代撰）序，乾隆十五年李德序，修志姓氏、图、例言；卷一为《舆地志》：包括疆域、山川、风俗、古迹、坟墓；卷二为《建置志》：包括城池、治署、学校、考棚、演武厅、坊表、桥梁、里镇、场市、监狱、养济院；卷三为《祠祀志》：包括祠庙寺观；卷四为《典礼志》；卷五为《食货志》：包括户口、田赋、盐政、仓储、物产；卷六为《官师志》；卷七为《选举志》：包括进士、举人、例贡、耆硕；卷八为《人物志》：包括卓行、忠节、附阵亡、孝义、儒林、隐逸、节烈、孝贞；《杂记志》，附祥异。此本为王松补刻本。据《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称：原本有两册，平列门类，载有：建置、城池、里镇、场市、治署、仓储、监狱、坊表、桥梁、山川、古迹、官师、祠庙、坟墓、户口、田赋、盐政、驻防、铺递、学校、风俗、物产、祥异、选举、乡贤、节烈、仙释等。梁启超在《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所列清代名志中，括有张澍《大足县志》。是志载述简核，体例周备，有纲有目。于方志弊端多有纠正。旧志艺文滥收诗文杂作，殊失体裁。今取有关山川、风土、劝惩，足为法式者，附入各类之下。而风云月露之篇，概不收录，堪称佳本。尤以澍撰的两篇志序，更是可取。代赵及庵撰序云：“戊寅夏⑥，介侯来署大足，相见欢甚。余以县志陋略，托其更修。迨岁暮，余回任，介侯移署铜梁，旋调办秋闹。事竣，复委署南溪，盖匆匆无暇晷也。顷以书来，并寄志稿，其言曰：‘世之为志者，率详今而略古。广分门类，妄摭杂事，于本邑掌故，反多遗漏。如天文分野，本主省、郡，乃至小邑，指一星为属，此陈卓，张璠未有之说也。且地理不纪四至八到，山川不言险要攻守之略，纪人物不详行谊，专取他邑尊显者，入之以为荣；滥收风云月露之诗文，以侈卷帙，此通弊也’。味其言，可知其书之得体要矣。夫金石之文，往往与史传相证据，且足以补史传之缺如。昌州刺史韦君靖，宋王象之《舆地碑目考》以为韦靖。本朝康熙时《四川通志》，乾隆时洪编修亮吉府、厅、州、县志均沿其误。盖君靖其名，非以君为称，犹唐王君奭、李君羨之取名耳。然新、旧《唐书》皆无君靖名。今介侯搜得其碑，乃知平黄巢、韩秀升、高仁厚之乱，勋伐卓烁，不独筑永昌寨为功于昌州也。而范淳夫先生古文《孝经》刻，亦出于人间，笔踪雄伟，胜于黄山谷，殊可宝贵。其他多有关志乘，择尤雅者，著录于篇。至其分类简该，文词质古，览者当自得之。介侯乃淳淳嘱余点定。呜呼！余何以益之哉？”澍自序云：“嘉庆二十三年六月，赵君及庵奉调帘差，委余署其篆。相见谓曰：‘县志前此奉檄修，顾余心弗

嫌，未付刊，子畜为之更纂’。余诺之。既而取视其稿，则缺漏冗俗，如其所言。案牍之暇，辄作数纸。旋移署铜梁，公余亦载笔。数月，复调办秋围，未竟也。揭晓后，栖迟寓邸，人事号繁①，夜雨挑灯，乃得成稿。按大足置自唐乾元元年，属昌州。光启元年，徙州治大足，宋曰昌州，昌元郡治，元州、县俱废，入合州。明洪武四年复置，属重庆府。今见其山川雄厚，土地沃衍，古刹废寺，碑碣宏多，当日一浩穰区也。第宋时，黎伯巽之《静南古志》弗存，征文考献，率从阙如。洎本朝康熙二十五年，荣昌令兼摄大足县事史君彰，稍次旧闻，汇为一帙。乾隆十五年，邑令李君德续修之。曾见史稿，所谓存什一于千百也，而李志亦复简略无体。余之所纂不知于黎氏何如，以视史、李二家，或有迳庭乎②？书此以复及庵，尚其纠余谬焉”。对玉屏、兴文、泸溪、南昌、鄱阳等县志均参修。《代文观涛明府重修南昌县志序》云：“夫为政有脉枘，其精神贯注乎？弼教明刑，而外无弛张变更之迹，则志其为治之龟鉴乎③？然为政有模范焉，其措施在于摩顽砺钝，而勃合阿产卓鲁之风。则志其为治之龟鉴乎？唐李吉甫有云：‘今之为地理书者，往往说祗祥而征鬼神，爱乡邦而叙人物。至于山川险阨，攻守要害，反略而不讲’。元和宰相之言，其尤切中后世县志之病也。江西为东南一大都会，列郡十四、县七十有五，而南昌为首邑，与新建分疆而治。观其山川雄秀，人士炳章，户口殷阜，田赋浩穰，甲卒星罗，关津棋布，信赤紫之区也。旧有志，创于乾隆辛未，修于甲寅，迄今岁月尘邈，掌故缺略。前令阿君毓潭，承中丞檄，纂修未成事而厌世，识者惜之。余于甲申春，由龙泉调是邑。簿书之暇，与邦之硕彦，征文考献，核实订讹，越

稗而成四十五卷。凡所援引，悉有依据，不滥不遗，大致典确，则诸贤匡襄之力为多⑩。余不敏，藉以考镜，为一方兴利除弊，上以副圣天子惠鲜怀保之仁，下以酬各大宪勛勉成全之德。岂徒豫章有书，洪州作记，与前哲之摘文揆藻者⑪，争短长者！”还有《代霍松轩明府鄱阳志序》云：“岁在道光之二年，余调繁鄱阳。下车后，字良艾蠹，庶务未遑。稍暇，阅县志，则自乾隆十四年重修后，至今历七十余年。深惧文献堙沉，掌故阙略，传闻失实，积久滋疑，以为考镜之资。适大府允合省绅耆之请，续修《通志》，余以为县志之修，在此时矣。既为劝捐文以助费，又延鸿硕肩总修、分修之任，复选诚槁分城乡采访之事。旋卸篆，运木北上，迨差竣还省，又调任新建。而鄱阳之绅耆，以新修志来，且请为之序。夫县志之最著者，盖莫如吾秦矣。韩五泉之《朝邑志》、康对山之《武功志》、吕泾野之《高陵志》、胡可泉之《秦州志》、赵浚谷之《平凉志》、乔三石之《耀州志》，皆事核文典，有《三辅黄图》遗意。他志不能与之埒者，则增饰之病也。然则志固贵手搜罗，而辞尚体要，又不专以铺张为能矣。矧鄱阳山川清奇，人文秀茂，物产殷阜，据实书之，固自陵跨上国乎！余虽不得与于珥笔之役，而览之终卷，鸫然秩然，无滥无遗，抑亦可以追踪前哲，备职方之采择也已。即愜乎怀，遂不辞序之，以塞众请焉”⑫。同时，强调了志书的“存史”作用。

张澍对方志理论颇有研究，主张方志要为治政服务，应该详“山川险要，攻守利害”；关于志书编纂，强调志书要“贵乎搜罗，而辞尚体要，又不专以铺张为能”，要注重考证；志书内容，应收有用之文，备载一方全貌，对于无据的“分野”项目应

该不设，“风云月露”之毫无意义的篇章，概不收录。集中表现在由他撰的《泸溪县志目录序述》、《屏山县志目录序述》、《与陈扈亭明府书》等文中。《与陈扈亭明府书》云：“承示《镇原县志》读之，详略得宜，具有鉴裁，足见贤侯之以经术饰治也，佩服，佩服。但其中错舛不乏，自宜刊正，以成完书。如《艺文志序》云：‘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高宗赏献书于民间。’按谒者陈农求书系孝成帝时，而惠帝四年三月除挟书之律。此云高宗，汉时无高宗也，宜作宣帝。又《请旌奖节妇书》云：《卷耳》之章曰：‘嗟我怀人，寔彼周行。’说者以为夫有恶疾而不去也。按丰坊伪《诗传》，周人遣使求贤，而悯行役之艰，劳之以《卷耳》。伪《诗说》亦同。即《荀子》说《卷耳》，亦与左氏合。而《韩诗》云：‘《采芣》，伤夫恶疾也。’刘氏《列女传》以《采芣》为蔡人之妻之诗。向盖宗《鲁诗》者，故与《韩诗》同说。此以《卷耳》诗当之，误矣。又云：《式微》之诗，见摈于夫，而执义不去，故其诗曰：‘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sup>⑬</sup>按伪《诗传》、《诗说》与《毛诗》同，《列女传》谓黎庄夫人与其傅母同作之。《诗小序》则谓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亦无见摈于夫之说，当是《谷风》之章而误切之。又云：《大车》之诗，息夫人相约息君同死。故其诗曰：‘无思百忧，不出于耿’<sup>⑭</sup>。按伪《诗传》，周人行役而讯其室家，赋《大车》。又大夫（缺二字）周人谏之，赋《无将大车》。伪《诗说》：‘《大车》周人从军，寓其室家之诗也’。《无将大车》周大夫有宠信小人者，其臣谏之，而作是诗。即《毛诗》亦无息夫人相约之说，惟《列女传》有之。然相约同死所作诗系‘谷则亦室，死则同穴’<sup>⑮</sup>，何

得引《小雅》之‘无思百忧’耶？此亦系记忆之误。又云：‘中垒上烈女之传，蔚宗作《女史之箴》’。按刘向《列女传》不作烈，载赵王迁之母，倡也。范蔚宗《后汉书·列女传》亦不过列女之传云尔，非言节烈也。以蔡琰之失节犹载之，故《序》云：‘取其才行高秀，非止一节而已’。至《女史箴》乃张茂先所作，载之《文选》，兹云蔚宗作，误甚。凡此皆显著经史，不容差互，以来弹射其地。谬戾正多，均宜讎改也。又令弟《西北田事论》云：‘史迁导漳于节封，马援引流于兆滨’。按诸子、《史》、《汉》均言史起治漳，西门豹亦治漳，迁字误，节封字当改为邺渠。而《马援传》：‘十一年拜陇西太守，诏令迁金城客民归者三千余口，使反旧邑。奏为置长吏，缮城郭，援起坞候，开导水田’。《水经注》云：‘昔马援为狄道开渠，引水种稻稔而郡中乐业’。是伏波之引流，自在今金城、狄道、临洮一带，‘兆滨’二字误戾，作洮河近之。”（见《文集》卷14）。《萧令裕清河县疆域沿革表序》云：“坤舆有志，自昔夥矣。孟坚《地理》，绍统《鄴国》，吉甫《郡县》，乐史《寰宇》，广言州部，无事缕陈，即潜氏志临安，圉君传陈留，胥有援引风俗为多。近代作者，繁岂无人？对山《武功》、五泉《朝邑》，说者谓文笔简质，希踪《黄图》。以蒙观之，其于经界脉络，尚少爬梳，他可知矣！清河之置县也，始宋咸淳，本析淮阴①⑥。沿及于元，隶淮安路。天历被灾①⑦，又复移徙。明治泗口，旋迁马头。迨本朝康熙间，屡圯于水，藉堤为障。乾隆时，桂林中丞以境逼黄流，对岸江浦，犬牙相错，乃清徙焉。然界址纠纷，人士莫辨。君卿《通典》之文，以泗口在宿预，而酈元言即角城①⑧。弘宪《元和》之志，

以泗水界山阳，而范书谓是楚州。核而论之，清河乃兼有淮阴，相隔只南北之岸。清口非并于山阳，并列有东西之城。何庸胶漆，自生葛藤。夫临淮之于泗州，一杭即至，有《齐书》可证。泗口之于盱眙，四至可验，则欧恣为误；或且以为公路之浦，不知乃是韩王之庄，或又以为甘罗之城，实则贯乎老子之岭。芟其枝说，乃得地阡。今子壶之纂此表也，参稽史籍，区别州域，诊其分据之故，详乃沿革之年。康成之定疆里，以目验而知。裴秀之分山川，因准望而得。况又掌录之书，溯源委于三国，则尘霾之事，发矇昧于大清。诎不与闾胥并肩，足以令朱丰失色也乎？”（见《文集》卷4）。《书〈楚宝〉后》云：“周伯孔是书可以无作也。彼其分列门类，皆《通志》之例；其所征引之人之事，亦《通志》所有。周氏果何为而作是书也。彼盖附论断之语，考据之篇，藉之以行世耳。然其征引论断，考据殊多讹错。如仲山甫，周宣王封为樊侯。当时樊为周地①⑨？宣王岂以楚地封山甫乎？乃入之楚大臣中。按《续述征记》：‘城阳尧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墓前祠堂石室，俨然如新’。又《隶释·汉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灵台碑》阴列仲姓三十人，皆山甫之后。是山甫济南城阳人也。又《虞丘子传》云：‘虞丘子名伯，为楚令尹。’按诸书无言虞丘子名者，今云名伯，殆因《史记》有‘虞丘相’句，遂讹相为伯。夫史迁所云‘虞丘相’者，言虞丘为相，非其名也。而论断又云：‘今虞丘子姓氏既无可考，《吕氏春秋》不称虞丘子而称沈尹荃，或虞丘是沈尹荃之封邑，而人遂以名之’。且引《水经》证虞丘为地名，尤为疏漏。虞丘即以地为姓氏者，如虞丘、闾丘、渠丘、葵丘、郑丘、楚丘、龙丘、蛇丘、乘丘之

类，晋不有虞丘书为乘马御乎？且《列女传》言：虞丘子为樊姬所笑，乃荐孙叔敖自代。当是沈尹筮先荐，而虞丘子又荐之，古今来数人推荐一人者，其事多有。又《名臣》内列尹吉甫为楚虢山人，此《一统志》之谬说也。按《水经注》，江阳县枕带双流，扬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溺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忽梦见水仙赐其美药，思惟养亲，扬声悲歌，船人闻而学之。吉甫闻船人之声，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江阳今泸州。子云又蜀人，其叙入江阳，必有依据。而《寰宇记》云：‘尹氏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因以为氏。子孙世为胥卿士，食采于尹，今汾州有尹吉甫墓。’是又以尹吉甫为晋人，要之非楚人审矣。又如养由基字叔，见杜预注。今乃云字养叔，养是姓，非字也。萇弘字叔，《国语》谓之萇叔，而岂字萇叔哉？又攸非即次非，又作兹飞，止有拔剑斩蛟一事，而列之《名将》。又偷者子发使盗齐将军之帐与枕簪，不过偷儿之妙手者，亦入之《名将》，殆同戏剧。至若楚襄王之傅，《慎子》言为傅，《国策》文本明白，而题目云‘傅慎子’，则是以傅为姓矣。又阴陞姑臧人，即凉州之武威县人，其祖智伯为梁州刺史，父子春为梁、秦二州刺史。铿官常侍，子灏为虎门博士，灏子弘道为临涣令，后高蜀。邓显鹤增辑，亦列入楚人，妄甚。又《魏志·刘表传》云：‘治中邓羲、别驾刘先，后降曹操，操以羲为侍中，先为尚书令’。《志》又云：‘羲，侍中；先，尚书令’。不言姓者，上文已见也。今乃以羲为姓，以先为名，固已大谬。而又云：‘羲先为尚书令，后为侍中’，何异说梦？其佗舛戾，不胜弹摘。嗟乎！伯孔子史文句读且不辨，其不贻著述家之羞也几何？”（见《文



集》卷20)。上述诸文，足见澍颇重考据。在《重修泸溪县志序》云：“往者，丙寅岁，予游江右，喜其山水刻露，人物清华，襄羊者久之⑳。乙酉五月㉑，选授吉安府之永新。将一载，以前任欠随漕款被议，旋开复。于丁亥冬，题补是邑，戊子四月履任。入其境，山则犖确，水则濼淖，田不沃饶，产不阜硕，而士习民风，颇为淳朴，色为之怿。视事后，取县三志阅之。支蔓丛茑，漫无体制，深病之，急欲改修。而原任苍梧大令董惟林君，以其稿来，大都沿袭旧编，只增益人物百十耳。唐杜佑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李吉甫云：‘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书。’本朝万年野斯同云：‘著地书自有体要，或其人其事无关地理，不容阑入。而张南轩谓修志不可不载人物，典型系焉，世教补焉。此则儒生之见，以此点缀郡邑志则可。’伊普通人之论如此。今予之修此志也，亦不能不叙人物。而芟其赘疣，并删其臆冒，尚觉太溢，嫌于仍贯，盖犹有人之见者存也。然体例分明，事迹该括，不取燕说郢书，不为钩章棘句，庶几有裁制矣。邑人士之知言者，或不以为河汉乎！时太岁在屠维赤奋若皋月星翼日”（见《文集》卷5）。又于《重修兴文县志序》云：“唐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李宏宪云：‘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于井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书。’元和宰相之言，施于撰述者如此。兴文昔为都蛮地，九丝陵霄之故垒，思晏柯阴之荒城，卜漏哆刚之余裔，省吾草塘之肤功，俱堪凭吊，以资借镜。敢谓边隅鄙夷不屑哉㉒！守斯土